

实况报道

我们从曹氏基金会在中咨楼中央大堂的办公室与诊所出发，前往病人住处。曹氏基金会旗下康乐流动诊所的这一组三人医疗团队，领队的曹晋医生毕业于美国医生，他在华美从事临终护理工作五年时间。同行的还有社会工作员黄宜霖和护士吴兰佩，各有八年的临终护理经验。

医生上门不收费 早期在防治公共卫生工作上，负责灭菌的郑光文，车前把工作排排，全心全意照顾患者，生活开销由在居家餐饮服务待客的员工一人承担。

曹晋医生说，临终护理不是临终前的几个小时，而是从病人确诊的那一刻开始。他需要和病人沟通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。他需要和家属沟通，了解他们的担忧和期望。他需要和医疗团队沟通，了解病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案。

郑光文辞去全职照顾母亲，他说：小时候母亲给我冲凉，喂我吃奶，现在她病了，我要照顾她。(林译权)

郑光文辞去全职照顾母亲，他说：小时候母亲给我冲凉，喂我吃奶，现在她病了，我要照顾她。(林译权)

郑光文辞去全职照顾母亲，他说：小时候母亲给我冲凉，喂我吃奶，现在她病了，我要照顾她。(林译权)

▲护士吴兰佩(左起)、社工黄宜霖、医生曹晋，是康乐流动队的成员。(林译权)

生命最后一程，是许多人因种种忌讳避开的课题，但是偏偏，那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年的另一面。2014年至2016年间，我国每年约有2万人死亡；新加坡人口统计公报(Singapore Demographic Bulletin)最新的数据显示，今年第一季共有5362人去世，当中超过80%是在我国各大公共医院或者住家离世。随着人口老化，照护人口(Palliative care)范畴内的临终护理(End-of-life care)最近10多年来备受关注的医学领域，越来越多人相信，除了生，死亡也是需要准备的，但对于学界所谓的“善终”(a good death)却不明了。善终究竟是什么概念？善终的定义，仅仅关系到死者医疗的最后那一程吗？记者走访多位与死亡打交道的临终护理人员，和他们一起看生命的最后一程。

临终护理温暖最后一程写意

优质护理从对话开始

受访医生多为女，判断病人进入临终生命最后一年时时间点很难，有多重考虑因素。方式之一是“惊喜问题”(Surprise question)：在未来一年里，病人如果死于你(医生)会惊讶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说明病人已出现生命末期迹象，譬如恶病质、体重减轻、食欲减退、频繁进出医院、健康频出现等问题等。

临终护理需要人性化 华美流动诊所几位医疗工作者，谈到临终护理的时候不约而同地说：临终护理是一个团队的操作，必须兼医护、护理、社会工作者的力量，才能够把工作做好。缺一不可。这一队三人小组是轮流值勤，每经历一宗死亡事件便会进行分享与反思，除了破解大家的烦恼，更希望下一次的工作更到位。

郑光文辞去全职照顾母亲，他说：小时候母亲给我冲凉，喂我吃奶，现在她病了，我要照顾她。(林译权)

郑光文辞去全职照顾母亲，他说：小时候母亲给我冲凉，喂我吃奶，现在她病了，我要照顾她。(林译权)



▲曹晋医生(左起)、社工黄宜霖、医生曹晋，是康乐流动队的成员。(林译权)

郑光文辞去全职照顾母亲，他说：小时候母亲给我冲凉，喂我吃奶，现在她病了，我要照顾她。(林译权)

郑光文辞去全职照顾母亲，他说：小时候母亲给我冲凉，喂我吃奶，现在她病了，我要照顾她。(林译权)

连氏基金会2011年采访了我国78名医生，让他们回顾调查发现，相较于西方社会，我国临终病人欠缺对个人病情的知情权，和对临终安排的决策权。很多时候，病人家属这方面的需求很强烈。

连氏基金会2011年采访了我国78名医生，让他们回顾调查发现，相较于西方社会，我国临终病人欠缺对个人病情的知情权，和对临终安排的决策权。很多时候，病人家属这方面的需求很强烈。连氏基金会2011年采访了我国78名医生，让他们回顾调查发现，相较于西方社会，我国临终病人欠缺对个人病情的知情权，和对临终安排的决策权。很多时候，病人家属这方面的需求很强烈。

临终关怀认知存在大幅改进空间

曹晋医生表示，临终护理不是临终前的几个小时，而是从病人确诊的那一刻开始。他需要和病人沟通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。他需要和家属沟通，了解他们的担忧和期望。他需要和医疗团队沟通，了解病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案。

“最后一程”个案分享

郑光文辞去全职照顾母亲，他说：小时候母亲给我冲凉，喂我吃奶，现在她病了，我要照顾她。(林译权)

曹氏基金会连氏基金会近年开展的几项调查显示，约有80%的受访者希望在家中过世。

曹晋医生表示，临终护理不是临终前的几个小时，而是从病人确诊的那一刻开始。他需要和病人沟通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。他需要和家属沟通，了解他们的担忧和期望。他需要和医疗团队沟通，了解病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案。

曹晋医生表示，临终护理不是临终前的几个小时，而是从病人确诊的那一刻开始。

曹晋医生表示，临终护理不是临终前的几个小时，而是从病人确诊的那一刻开始。他需要和病人沟通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。他需要和家属沟通，了解他们的担忧和期望。他需要和医疗团队沟通，了解病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案。

郑光文辞去全职照顾母亲，他说：小时候母亲给我冲凉，喂我吃奶，现在她病了，我要照顾她。(林译权)

郑光文辞去全职照顾母亲，他说：小时候母亲给我冲凉，喂我吃奶，现在她病了，我要照顾她。(林译权)

七成人未能如愿在家过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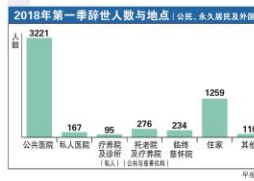
曹晋医生表示，临终护理不是临终前的几个小时，而是从病人确诊的那一刻开始。他需要和病人沟通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。他需要和家属沟通，了解他们的担忧和期望。他需要和医疗团队沟通，了解病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案。

曹晋医生表示，临终护理不是临终前的几个小时，而是从病人确诊的那一刻开始。

曹晋医生表示，临终护理不是临终前的几个小时，而是从病人确诊的那一刻开始。他需要和病人沟通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。他需要和家属沟通，了解他们的担忧和期望。他需要和医疗团队沟通，了解病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案。

郑光文辞去全职照顾母亲，他说：小时候母亲给我冲凉，喂我吃奶，现在她病了，我要照顾她。(林译权)

郑光文辞去全职照顾母亲，他说：小时候母亲给我冲凉，喂我吃奶，现在她病了，我要照顾她。(林译权)



郑光文辞去全职照顾母亲，他说：小时候母亲给我冲凉，喂我吃奶，现在她病了，我要照顾她。(林译权)

郑光文辞去全职照顾母亲，他说：小时候母亲给我冲凉，喂我吃奶，现在她病了，我要照顾她。(林译权)